

作家笔下的荆山楚水

稿件征集邮箱:123265782@qq.com

隆中的风物

□ 席星荃

隆中是诸葛亮隐居地。作为襄阳人,隆中是常去的。

隆中是一条浅浅的山谷和几座青翠的山峦。草庐、武侯祠和三顾堂等古迹静静地掩藏在半山坡的林子深处。这是一处清幽静寂的山林,对于心性淡泊、情趣闲散的人是十分相宜的。

西出襄阳城,一路山也逶迤,水也迢递。左手是绵延的荆山,右手是滔滔的汉水。这是当年刘关张飞马访卧龙的路,古时崎岖,如今劈山填壑修成坦途,却依然随山势而回环。山上多松竹,也有小块的土地,春天便开了金黄的菜花,是苍山碧峦间鲜亮的点缀。最叫人清心的还是路旁的竹林,青翠幽窃,片片簇簇,静静地伴着你,将清纯的山野气息吹向你的脸。江与山之间有一带平野,晨光明媚的时候,平野烟景一派清新与湿润。平野那边,江水闪着一道白线,如果是早些年,能看见晴空中飘过的帆。若是雨意迷蒙的天气,就只见天地之间的一片苍茫了。无论阴晴四季,行在这样的路上,你都会心旷神怡,暗道不虚此行。

其实这只是一篇清绝文章的序,等车子拐进山谷,气息森森然凉起来,使人眼眉爽洁,但此时才刚刚进入隆中。隆中的山并不高,却也有峻峭的危崖,有茂密的老林和细细的悬泉;几座秀气的山岭自自然然地相拥着,满坡满岭的松柏和杂树林,苍郁清寂,藤萝垂覆,鸟鸣山幽;又饶多奇石流水。于是朴素之中便见出清丽。它的庵堂亭廊又不集中在一处,不取宏壮而取简朴,又不用围墙圈起来,只让它们散落于茂林修竹之间,看似无法,却气韵自然,像一幅高手点染的水墨山水。山谷又有窄窄的一溜儿田地,是当年诸葛亮躬耕陇亩处,如今便叫“躬耕田”,田间卧着一口清澈的池塘。山路弯弯,时时碰见农夫樵子与牛羊,于是在宁静散淡之中便带了田园情调。

我曾在隆中山下的学院就读。跨过半月溪的石桥,爬上山坡,钻过疏疏的松林,就是武侯祠了。再西行数十步,是三顾堂,刘备带张二人冒雪进山请谒诸葛先生的地方。后面是草庐,古井。朝后山坡爬上去,半山腰还有野云庵,石径陡峭,荆棘牵衣,难以攀缘。我们这些学生,往往三三两两,挟

了书本,爬上山来,进祠堂欣赏郭沫若的手书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和岳飞草书《出师表》,也去读三顾堂回廊里的诗文石刻。但多数时候各人找一个背静的林子或山隅岩下,专心地读一段古文,背一章英语,或者演算几道繁难的习题。也有才子们约了佳人,一同去寻找无人的幽处。

有时人会去茶庵的长廊下对弈。那时候,山林上空夕晖淡淡,廊边静静地盛开着牡丹,归鸟的翼翅在暮空无声地划过。我却好到抱膝亭去闲坐,亭在林边,林下是山溪,溪边是躬耕田,田里种些豆麦或蔬菜。想当年孔明在此处抱膝咏怀,“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静坐亭中,仿佛那吟哦之声仍在回响,那一份悠然旷远的情怀仍在清风中散发芬芳。

隆中最多野趣,书读倦了,我们就下溪水去捉鱼。秋天常钻进林子深处摘野果,成熟的栗子外壳密生了尖刺,而且裂开,一不小心栗仁就炸开来弹进草丛里去。一个人独去容易迷路,野林子里又杳无人迹,需要胆量,更须小心。较多的是山楂果,一串串或青或红,酸甜生津;到雪一下来果子就紫黑了,吃起来蜜甜绵软,但踏雪寻找殊非易事。

腊梅开放的时候隆中的丛山里还是万木萧疏的季节,气候也还颇为寒冷,游客稀少。我喜欢在傍晚时分独自个爬上山来,随意地走走。最喜欢在三顾堂的天井里留连,那里有两棵腊梅树,枝柯横斜,颇有些年代了,它们总是在这样的清冷时节开出淡淡的花,像在树枝间缀满碎细的微型灯笼,闪着温暖的光芒,使这乍暖还寒的山间流动着一派生机。在老梅下轻吟回廊壁上的历代的诗文石刻,有清芬扑鼻,也不知是诗香还是梅香了。

腊梅开过不久,武侯祠旁的迎春就开了,提示着春天的到来,又让人惜念着什么。最怕的是到了三月,那时候玫瑰就烂漫起来,牡丹也跟着开了,隆中游客如云的季节到了。不知是哪朝哪代形成的习俗,“三月三,隆中看牡丹”,已成地方传统的佳节盛会。

了解隆中的人都知道,隆中的美并不仅仅在春天。秋天,隆中的山林开始萧疏,气氛越加清幽。静谧的树,静谧的泉,静谧的岩石,一切都在静穆里表达着一种整体的本质上的沉静。而这其实又是一种沉思。像

一个饱经世事的人,在秋天,隆中山静静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几阵秋风过后,渐渐地,坡坡岭岭的林子一片红了,又一片黄了,山山皆秋色,树树唯落晖。山林越来越瘦;流泉细小而更清亮。后来杂树林子落光了叶子,劲削的枝杈参差在纯净的秋空;松柏依旧旧苍郁着,也一样静默无语。有霜的早晨,躬耕田的白菜和胡萝卜叶子上,松柏和翠竹上,一片晶莹的冷白。这时你会有点错觉,觉得你一错眼之间那个历史人物就要跳出山林来。

到第一场雪覆盖从山的时候,隆中的美达到它的极致。岩林阒然,鸟兽匿迹,你真切地面对着柳宗元的《渔翁》诗境,静寂得人的耳朵发虚,可以听见宇宙深处的音响。但你最终听出来的也许只是幽幽的琴声,可这琴声因了是从白雪覆压的密林中传出的,是从那两幢茅屋里传出来的,被这白雪和山林所过滤,听来就别具清韵了,何况还有那里面坐着的清俊逸迈的抚琴人?

对隆中真正了解的人都以为,领略隆中之美需要一颗能够认同淡泊,承担沉寂的心。

孔明先生幼年失怙,流寓襄阳,隐居隆中过着躬耕陇亩的田园生活,“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也许正像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所写:“虚徽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但智者隐身而不隐志,林泉之下,他博览群书,沉潜静修并留心世事,关心时局,被时人誉为“卧龙”。他说过: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隆中的幽静山林与孔明超逸的品格交互辉映,天地大化与人的纯洁精神契合无间。他过着平凡的日子,然而这是些高尚的日子。若非刘备殷勤三顾,也许这条“龙”就终生卧在隆中深处,成为真正的“潜龙勿用”了。但无论是出是处,对于诸葛亮而言,这片山林都已成为命运的必要了。后人面对此山此林,不禁发问,是山水养育了智者?还是智者光照了山水?

寂寥,清旷,朴素,淡远……这些是孔明追求的境界。人无论古今,学无论深浅,其大多数爱恋的是歌舞繁华之地;若要他们久居隆中,有多少人能够消受得起?对那些心里做着金钱梦,飘着绮罗香,怀着世俗物欲渴望的人,隆中则无疑是囚牢了。

能够在秋冬时节来隆中一趟,你一定会在心底默默地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

一个观察长江中游山乡巨变的独特窗口

□ 李鲁平

《家在石宝山》是作者范长敏家乡生活的记忆,对家乡发展的亲历,对家乡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之前,深度剖析和描述中国单个乡村已有诸多范本。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人类学家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以及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

虽然上述文本的宗旨都是分析、考察和描绘中国乡村,但文本中的乡村却不尽相同,与之相应的是作者关注的领域和表现方式也各有侧重。《江村经济》着重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经济发展,《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着重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社区生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考察农村现代化之路的艰难与曲折,《中国在梁庄》则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文本,聚焦讲述“梁庄”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变化。

《家在石宝山》与上述文本均不完全相同。笋子沟不是水乡平原的乡村,不是海边的山村,它是长江中游江边的一个山村,它挨着长江干流,却长期缺水,水稻缺水,人也缺水。石宝山缺水来自它的地理环境。它是长江出西陵峡后最后一片山岭中的一个村,从此往下游便是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下游的董市、枝江海拔都在四五十米之间,石宝山最高却有151米。因此,笋子沟人看得见长江,却难得喝到长江水。在当代的脱贫攻坚战中,石宝山人曾经试图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但因缺水而未能成功。其次,《家在石宝山》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但其中又充满了社会学考察的氛围,比如《没有终点的“接力赛”》《寻找消失的“摇篮”》对家族教育、对石宝山村办学的考察和记录。其三,它不是一部研究农村改革和乡村治理的文本,但其中许多篇章又把视线对准了农村的改革和治理,比如《脱贫记》以及写石宝山如何自力更生办电的《永恒的“灯火”》,写村干部的《山岗上的苍松》《未任队长》等等。

更不同的是《家在石宝山》的文体。书里的有些作品如《哦,香樟》《父亲的眼神》《写给母亲》等是饱含深情的散文,但更多的作品却是把采访、纪实、特写、方志及档案调查等融合在一起的非虚构叙事,也许我们可以把《家在石宝山》看作是一个考察长江中游乡村的跨文本。全书分“久远的传说”“纷飞的战火”“蝶变的旋律”“复调的乡音”“不息的火种”“流淌的亲情”六部分。六个部分大致按照由远及近、从历史到当下编排。“久远的传说”是作者家乡的根,文化的根,久远的源泉。作

□ 韩永明

这个季节的神农架常家岩,蓝天之下,皆为绿色。高粱、玉米、核桃、板栗以及莽莽森林,一片葱茏。而当你进入这一片山,你会发现万绿之中的一抹红色——红缨子高粱花穗上的红。

北方有谚语说:“六月六,看谷秀”,而在南方,在人文始祖神农架木为梯的神农架,在北纬30度、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方,也正是看高粱扬花的好季节。

高粱是圆锥花序,总梗上有许多轮生花枝,疏朗有致,很美。花虽然没有花瓣,又小,我们所见到的花,只是从颖壳中冒出的花丝和花药,但它的精致和魅力却不输其他花。它花丝极细,若游丝,却长,既白又亮,这样细长的花丝上,吊着一粒大米大小的花药,微风袭来,铃铛一样摇摆,给人一种小精灵舞蹈的感觉,人似乎可以听到悦耳的铃声。如果你足够细心或是视力足够好,你还可以见到从颖壳中冒出来的很小的花柱,羽毛一样。

高粱开始扬花时,花药和花柱都是浅绿色、白色,花药释放花粉之后便变成了黄色、褐色。红缨子高粱却是红色。这时,整个花穗就像挂满了枣红色铃铛的圣诞节。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叫它“红缨子”的缘故。但这对于红缨子高粱来说,这还只能算是“红”的开始。往后,浆果成熟,会把“红”演绎得更加绚丽灿烂——譬如,颖变成红色,浆果由绿色变成粉红,再变成枣红、紫红和黑红。这种红色的演绎,并非红缨子高粱独有。正因为如此,古今诗人都注意到了这种独特的美。

清朝诗人张玉纶写过一首名为《高粱》的诗,其中便称高粱“色欲艳江枫”。今人郭汉城有一首词《沁园春·高粱》,其中一联格外贴切而动人:

“芍丽兰娇,荷清菊隐,几度秋风落藕香。怎堪比,这炬燃万把,大地红光。”

然红色的花药实属罕见,有可能为红缨子高粱独有。

我到常家岩纯粹是因为我对红缨子高粱的“红缨子”好奇。因为在我见到的高粱品种中,没有花药是红色的。我打听到神农架龙口村种植有红缨子高粱,便很快去了。因为龙口村距离我居住的地方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

村妇联主任杨鲜娟接待了我这个“好事者”。她把我带到3组一个叫庞光珍的村民家中。

常家岩就是神农架新华镇龙口村的一部分。庞光珍居住的地方小地名叫红岭。

庞光珍老人已经69岁了,她和70多岁的老伴今年共种有6亩红缨子高粱。她和杨鲜娟把我带到她的高粱地里。

此时,有的植株正在扬花,有的已结果,有的果实已变成粉红。这让我看见了花药由浅绿变成紫

者考察和分析了家乡的几个传说,并指出了其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毫无根据。无论关于“石宝山”宝藏的传说、“石宝山”与乾隆下江南的传说,还是笋子沟竹笋神秘灭绝的传说,其实,真假并不重要。今天,大多数石宝山或笋子沟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传说,但没有它们,“石宝山”便没有了来由和根基,“纷飞的战火”是对笋子沟历史的补充和丰富。对于一个乡村,辛勤耕耘、生儿育女、摆脱贫穷固然是历史,战火纷飞、硝烟弥漫、颠沛流离同样也是这块土地的历史。“蝶变的旋律”则通过笋子沟村的脱贫项目、通电、乡村教育、搬迁及住房更新、乡亲与现代化世界的接触、当代大学生与乡村的零距离感受等不同角度,凸显笋子沟蝶变的艰难与曲折。“复调的乡音”选择了笋子沟村的老支书、队长、中小学教师、铁匠、养鸡专业户、单身农民等几个代表人物,在充满深情的叙述中,让读者在人的命运起伏中看到笋子沟村一根根“竹笋”的顽强生命力。“流淌的亲情”纯粹是作者的家族叙事,父亲、母亲、舅舅、胞兄、岳母等虽然是作者的家庭、家族成员,但也是笋子沟的一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亲情的倾诉,看作是作者对笋子沟和石宝山的倾诉。

与其他作者不同,范长敏对笋子沟的叙述建立在一个特殊的视角上。他是采访者。本书所记录的事件、所提到的人名,他都经过了严谨的采访。书里所写到的每个人,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亲属都看了原稿,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同时,他是一名敏锐的观察者。在新闻界几十年的生涯中,范长敏在宜昌与笋子沟之间来来往往,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笋子沟的变化。工作期间,他曾多次组织“三农”问题的系列报道。他花了八年时间,梳理和讲述关于石宝山的故事。最后,他是一名亲历者。作为土生土长的笋子沟人,从儿童、少年时代他便开始经历笋子沟的发展和变化。19岁以后,他又以村干部的身份参与笋子沟村的管理。再后来,他虽然走出了笋子沟,但他仍然关心其发展。

这些不同的视角集中在叙述者身上,使得《家在石宝山》与其他关于乡村的非虚构文本明显不同,它既非一个完全意义的社会学、经济学意义的调查和分析文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书写巨变的“乡村振兴”文本,更不是一个感叹乡村深受城市化、现代化冲击的乡愁文本,但这些味道、氛围、内涵,在《家在石宝山》中都能品味到。这些宝贵的因素,成就了《家在石宝山》的独特性。某种意义上,《家在石宝山》是一个看待中国乡村世纪之变的窗口,洞察当代中国乡村的充满力量、温暖和筋骨

的文本。

酱酒·高粱·老农

红、浆果由绿变红的全过程。

路下的一片大约两亩地也是省农科院的试验田。这也是杨鲜娟把我到这里来的原因之一。其实,村上红缨子高粱种得最多的是一个叫作袁训登的村民,他家种了20亩。

阳光炙热,迎风摇荡的花药,或绿或粉的浆果以及穗梗和弯弓似的叶片熠熠闪光,色彩斑驳。站在田边,面对这一片光亮,庞光珍老人和杨鲜娟给我讲了一些与红缨子高粱有关的事情。

庞光珍老人说,她家去年种了4亩,打了3000多斤,收入1万块钱。今年增加了两亩,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多块。要是种玉米,收入不到三分之一。

杨鲜娟说,全村去年红缨子高粱产量75吨,今年新增种植面积50亩,预计全村此项收入可达到80万元。

为何龙口村有这么多农户种植红缨子高粱?

因为劲牌神农架酒业啊,杨鲜娟说,他们要用高品质的高粱打造酱香型白酒,于是引进了红缨子高粱,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在神农架地区及以外的竹山、襄阳等地推广种植红缨子高粱。现在,神农架及其周边地区总共签约了5万亩的种植基地,年收购量已达到1万多吨。

阳光下,庞光珍老人和杨鲜娟脸上的笑很灿烂,我突然也感觉到红缨子高粱的花比想象中的更美。

对于酿酒,我仅仅知道富含单宁和支链淀粉这两种物质的红缨子高粱对酒的品质和口感有着重要影响,茅台酒之所以好,就是他们有赤水河流域产出的红缨子高粱。知道北纬30度这个充满神秘和玄奥的纬度上有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厂,至于这个纬度上产出的红缨子高粱与好酒是不是一直存在着某种特殊联系,我不清楚,也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仍是红缨子高粱的花。

开花,对于红缨子高粱来说是成长的胜利,对于赏花者来说是一种美,而对于种植户来说是丰收在望的喜悦。

而在我面前的每一朵花儿,又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期许,包含了红缨子高粱自身的进化 and 人类的努力,包含了许许多多人的智慧、情怀和友爱。

这也是时代的胜利。无论是大地上的红缨子花,还是另一端的酒,让人感觉到的是平安、祥和、富足和进步。

闪亮的花药在阳光下摇曳。我眼前霎时出现了它们变成果实以后的样子,仿佛看见红缨子高粱的红渐渐润染了苍茫辽阔的秦岭大地。

按照清代乾嘉学派学者程瑶田的考证,高粱就是古代所说的稷(《九谷考》)。如此说来,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种植高粱了。《诗经·王风·黍离》里即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起兴,抒发“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叹,放到今天,《黍离》的作者又该唱出怎样的歌?



鄂东的风

(组诗选三)

□ 熊明修

水墨的山水画里有黄梅挑花

水墨洩开山水,一缕清风穿过唐宋
黄梅挑花,在画布上轻声呼吸
针尖游走,牵出青铜纹的旧梦

女子端坐成莲,十指翻飞如浪
每一针都是心事,缝补着遗忘
她低眉时,山水都停了脚步

斜针、直针,皆是灵巧的韵脚
一针一线皆随心动
一步三折,绣出心中的鄂东

缠绵是线,穿过千年
人在画外,听见时光轻语
针脚未干,诗已透出初开的笑容

蝉鸣时

叫声美妙,试图抓住童年的尾巴
不见它有一丝儿的烦恼

听闻风来,它把身子也贴了过去
让透明的衣纱更透明一些
甚至跟着风,飞到了门前的树梢

它喊我上去,我喊它下来
我们相互僵持了好一会儿

就在这个好一会儿的时间里
我们这群孩子
都已慢慢地长大

蝉儿再次叫时,我看到了一群村女
在河边洗头,洗出一河月光

夏夜

星星一颗比一颗亮着
不管天地之间隔多远

蛙儿一声接一声鸣叫
时令到了,不管你插不插秧

月光如水倾泻
大地有多大,织就的纱衣就有多大

微风轻拂过树梢
带来阵阵清凉与草木的清香

萤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
像在寻找童年遗失的故事

远处的山峦模糊成背景
那是时空赠予的宁静与安祥

在我家乡,男人打着赤膊乘着夜色
女人如蝉,穿着蝉的衣裳